

# 交际失败的认知语用阐释

曹 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提 要: 交际失败是交际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概念的界定不同或不准确, 造成许多研究对象不同质、研究范围不确定、分类不清甚至矛盾的负面情况出现。本文在认知语用学对言语交际的理解的基础上提出: 交际失败是推理性质的, 而不是语码性质的; 交际失败是言语交际中交际者一方或多方经过推理认定的, 不符合交际者意图或预期的交际效果。

关键词: 交际失败; 认知语用学; 语码; 推理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2)06 - 0093 - 5

##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Failure

Cao Y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 popular topic in communicative linguistics is communication failure, which has been worked 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owever, because of uncertainty of its definition, communication failure is regarded as different objects with ambiguous classifications within different ranges.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communicative linguistics, in this paper, communication failure is regarded as a result of reasoning instead of coding. Within this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failure may be defined as a communicative effect in conversations that after reasoning at least one of the speakers values it not meeting his/her intentions or expectation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failure; cognitive pragmatics; code; inference

### 1 引言

交际失败是交际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现状看,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交际失败的界定不一致, 从而导致概念不清、对象不明、范围不定。同时, 使用的概念有交际失败、交际失误和语用失误。对象包括交际过程中的各类语码、语义错误和不理想的交际效果。范围涉及语内交际、语际交际和人机对话。

由于对言语交际的本质认识不同, 许多学者实际上研究的是不同质的现象, 如人机对话的输入错误、生成话语的语音、语法、词汇问题、说话人的语用失误、听话人的误解、跨文化交际失误等。而许多专题论文对交际失败不进行界定, 只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提出避免交际失败的建议。虽然研究成果数量很多, 但得出的结论却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本文根据认知语用学对言语交际的理解来阐释交际失败现象的本质, 力求对交际失败提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 2 交际失败的概念

“失败”有两个义项: “1) 在斗争或竞赛中被对方打败(跟‘胜利’相对); 2) 工作中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跟‘成功’相对)”(吕叔湘 丁声树 2010: 1226 - 1227)。俄语“неудача”的意义是“某事不好的结局, 不成功”(Кузнецов 2008: 645)。“failure”一词的前3个义项是“1) 失败; 2) 失败的人或事物; 3) 未作、未履行应作之事”(Hornby 2004: 613)。据此, 我们把“失败”理解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好的结局”。

交际失败的概念应该包括言语交际、交际者、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不成功的结局等特征。

### 3 交际失败 交际失误 语用失误

从研究现状看, 交际失败被视为一种言语交际的结果, 如“言语作品没有完成其使命, 致使交际中断”(Городецкий 1989: 23), “由于听话人的非对等言语反应而导

致说话人没有达到交际目的”(Теплякова 1998: 6-7) 或“谈话者无法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或预期”(Мартынова 2000: 62)。关于交际失误(张鹏蓉 2009, 左屹 2006, 张春晖 2004, 童松 2008, 李淑宁 2011 等), 从文献中术语的使用情况看, 与交际失败并不加以区分; 从研究实践看, 俄语术语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неудача 既有学者译成“交际失误”(王福祥 吴汉樱 2008, 张明明 2006), 也有学者译成“交际失败”(王岩星 2009)。关于语用失误, 一般认为, “言语交际中因没有达到完满的交际效果而出现的差错, 统称‘语用失误’”(何自然 冉永平 2009: 268)。语用失误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 前者又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指说话人措辞不当或使用歧义词语, 导致听话人误解了说话人在特定条件下的话语意义或所指范围; 第二层面指听话人误解了说话人要表达的言外之意或话语的言外之意没有表达清楚(Thomas 1983, 何自然 冉永平 2009: 268-269)。语用失误不包括符号关系错误, “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了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 但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规范、社会规约, 或者不合时间空间, 不看对象, 这样的错误就叫语用失误”(钱冠连 1997: 223)。从研究实践看, 语用失误主要针对语际交际中出现的问题。

定义应该反映现象的本质。如果把交际失败视为言语作品没有完成其使命或者谈话者无法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或预期,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类似拒绝的间接言语行为。A 邀请 B 晚上去看电影, B 说明天有考试, A 的言语作品没有完成其使命, 其交际意图或预期没有实现、没有达到交际目的, 但 B 遵守了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交际进程似乎并没有因为间接言语行为而中断, 没有不成功的结局, 将这类情况视为交际失败似乎不符合人们的语言直觉。此外, 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 研究者处于旁观的状态, 有时很难分清交际者的交际意图(语势)、预期和目的。A 问 B “去超市怎么走”, B 回答“超市关门了”。如果 A 的本意是去超市附近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去超市, 那么 B 的回答没有满足 A 的要求。这种情况下, 有问, 有答, 交际双方的语势一致, 没有违反交际规则, 但却是明显的交际失败(于是 A 须要重新实施自己的言语行为)。

语用失误的概念更多考虑的是说话人的语用问题。无论是语用语言失误还是社交语用失误, 两者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听话人的误解问题, 语用失误概念似乎很难说清楚: 为什么听话人会误解说话人的言外之意。另外, 发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和使用母语出现的问题相比, 性质有很大不同。更为重要的是, 语用失误不适合用“差错”、“失误”或“错误”来定义。原因有以下两个: 所谓“差错”、“失误”或“错误”多为研究者的判断, 难免武断; 语用顺应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 罗列各种“差错”、“失误”或“错误”的语境因素并不能够揭示问题的

实质, 也不能够解决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 交际失败是一种不理解( непонимание) (Thomas 1983, Ермакова & Земская 1993, Славова 2000, Кънева 1999, Городецкий 1989, Гудман 1989), 而不理解又进一步区分为以下类型: 不能理解所说话语的含意(Thomas 1983); 指称识别失败(Гудман 1989); 语言系统因素、交际者自身的某些差异和语用因素所导致的不理解(Ермакова & Земская 1993); 词汇单位选择不当、词的语法形式错误、发音错误或不清晰、不理解或者不知道词汇意义, 违反 Grice 的会话原则、观念和语言世界图景不同以及交谈过程中的副语言手段不一致导致的不理解(Славова 2000); 缺乏所学外语语用方面的知识导致的对说话人意图的不理解(Blum-Kulka & Olshtain 1986, Каспер 1987)。从现象看, 不理解确实是交际失败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否所有的不解都是交际失败? 例如:

① Верочка: Знаете, 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здесь еще важна такая вещь, как комбинаторность. Ну, сочетание, так скажем. Свитерок какой-то сверху, вот сейчас, кстати, выбросили в ГУМе, батники, блайзер сверху. . .

Людмила: Блайзер? А блайзер — это что?

Верочка: Блайзер — клубный пиджак. (电影《Служебный роман》)

Людмила 不知道“блайзер”的词汇意义, 因而打断 Верочка 的话, 询问该词的意思。这种情况是否应该算成交际失败?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所有输入性错误都应该被视为交际失败。

有学者对影响理解的因素进行了心理语言学实验, 试图用排除法界定交际失败。结论是自然语言中的语法错误一般不会产生交际失败, 原因在于母语者会自动忽略掉它们(如, 外国朋友对我们说, 他买了 3 本书), 交际进程不受影响(Королева 1987, 1989), 而基于 3 个系列(个别语句表意不完整、对个别语句的情景不了解、使用听话人不懂的某一词语)的连贯话语的语言学实验(Кънева 1999) 也进一步证实了生成言语作品的错误(又称言语错误(речевая ошибк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种错误不会影响语篇的连贯性解读, 不构成交际失败的原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交际失败是不理解的一种特殊情况。(Кънева 1999)

交际失败的界定与研究的语言材料、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言语交际性质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从计算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人机对话中的交际失败问题(Гудман 1989), 交际失败的概念通常指在输入信息时没有进行正确的语言编码, 使得系统在处理自然语言时无法对输入的话语进行加工, 从而使话语的语法、语义特征偏离了预期目的。这种研究不涉及语境和意图。从跨文化言语交际

看,交际失败是异文化的互动问题(Gumperz 1982, Tannen 1979)。会话分析学者(Schegloff *et al.* 1977, Drew 1997)从民族方法论出发,把交际失败看成一种会话的过程,不进行理论概括和分类研究。

由于言语交际涉及许多层面的许多问题,交际失败的界定难以涵盖所有的现象。H. K. Кънева 甚至表示,交际失败现象不应该只有一个定义,任何单一的定义都无法解释该现象所具有的复杂性(Кънева 1999)。我们认为,对于交际失败的认识问题,其关键在于对言语交际的正确理解。

#### 4 交际失败的阐释

交际是生成语言现象和解释语言现象的过程,由说话人的明示和听话人的推理组成(Sperber & Wilson 1986)。所谓互动,实际上是交谈双方的认知互动。言语信息的处理一般分为两个阶段——解码和推理,对应于两种交际模式——语码模式与推理模式。“语码模式以符号为输入信息,输出信息是与语码符号有关的信息。交际主体依据语言的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进行编码和解码,很少涉及非语言语境因素;”“推理模式是以一系列前提为输入信息,输出信息是一些在逻辑上与前提有关,或至少得到前提保证的结论”(何自然 冉永平 2009: 299 - 300)。推理模式是基本的,语码模式是附属的。说话人的明示行为背后存在着两种意图:(1)信息意图;(2)交际意图。“交际者生成一定的刺激,目的就是让听话人明白或更加明白一系列的设想”(Sperber & Wilson 1995: 58),这就是信息意图,即提供交际内容的意图;“……还希望使听话人和说话人相互明白交际者存在该信息意图”(同上: 61),这就是交际意图,即让听话人明白说话人有一个传递信息意图的意图。A说“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吧?”B答“我明天有考试。”B告诉了A明天他有考试,这就是B的信息意图。此外,B还想让A明白自己存在该信息意图,是让A对自己的信息意图作出一定的反应,比如推导出B想表达“不能去看电影”,这就是B的交际意图。

成功的交际只须要获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即可。“人平时使用的互相揣测意图的推理能力就应该能使交际成为可能,甚至在代码不出现时也能做到。”(斯珀波 威尔逊 2008: 32) 认知语用学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早在1923年就已经为俄国语言学家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 认识到。他在《论对话语》一文中利用下面的例子说明对话语中人们是可以靠猜测(догадка)来交往的。两个亲家母在市场相遇,其中答话人耳聋: Здорово, кума. — На рынке была; — Аль ты глуха? — Купила петуха; — Прощай, кума; — Полтину дала. 在分析这个例子时,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 指出,尽管答非所问,但对话双方在特定的生活情景中是正确的,她们彼此猜测的基础是日常生活和

言语交际的模式(шаблоны быта и речи)(Якубинский 1986)。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 所讲的“猜测”基本上相当于认知语用学理论中的“揣测意图、推理”,而作为猜测基础的“日常生活和言语交际的模式”类似于认知语用学理论所讲的“常识”。这个正确交际的例子说明了在错误的编码—解码的条件下,明示—推理使交际成为可能。反面的例子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尽管问话人的编码正确,如A问“去超市怎么走”,却不一定保证交际成功。

“言语交际涉及语言的编码和解码,但说出的句子的语言意义并不能将言者意义完全编码,只能帮助受讯者推出讯递者的意思。正确的交际过程是:受讯者把解码的结果当作讯递者意图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编码—解码过程是为格莱斯式推理过程服务的。”(斯珀波 威尔逊 2008: 34) 如果交际在编码—解码阶段,即在不涉及交际意图的阶段出现问题,如对语音、语义等句义信息进行确认,一般不会影响到交际进程,只能算作交际中出现了失误,而不是最终的交际失败。因为根据Verschueren (1999)的观点,语言具协商性,为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交际双方会在交际过程中不断进行协商。下面的例子可以佐证:

② A: Галина Аркательна, я могу идти?

B: (о чем-то думая) Что?

A: Я все сделала, я пойду уже, да?

B: Да, да, конечно конечно.

A: Счастливо, до свидания! (电视剧《Под крышами большого города》)

说话人在发话时,听话人刚刚从自己的女婿那里得知了一个有关她未婚夫的消息,使她陷入了沉思,而没有听清对方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她会继续询问对方,直到听清对方的话为止,也就是说,人在没有获得对方信息意图的时候,交际一般不会停止,双方会继续朝着明示—推理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视为交际失败。编码—解码过程中涉及的破坏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问题也不应该视为交际失败。交际者会因为这些问题影响显著而自觉地消除它们,直至双方认为达到了明示—推理的最佳关联。如A问B“爱吃什么菜”,B答“湘菜”,A说“香菜到市场买还不方便?”B答“是湖南菜”。

我们判断交际失败的唯一标准应该是根据推理模式。但与论证型推理不同,推理模式的理解过程是非论证过程,所作的“是一种启发式推理,本身并不完备,交际中的失误是意料之中的”(斯珀波 威尔逊 2008: 56)。“推理型的理解过程是个非论证过程:我们论证过,就是在最完备的场合,交际还是有可能失败”(同上: 88)。也就是说,说者明示,听者推理所获得的交际意图是概率性的。这种概率性决定“明示—推理”完全有可能被曲解、误解,从而导致交际失败。例如:

③(王老师的学生们在县统考中考砸了,失意之时碰到自己的老乡李货郎。)

李货郎:王老师,孩子们考砸了,你也别太难过。教书这碗饭嘛,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王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来混饭吃?

李货郎: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话剧《春雨沙沙》)

语码可以为推理提供各种假设与证据,它的作用只是促使交际意图变得明显,但不等于直接表达意图。上例中的交际失败说明,李货郎的话仅仅为王老师的推理提供了一个假设;王老师的反应说明,李货郎的意思被误解了,李货郎安慰王老师的交际意图没有实现。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违反了什么规则或规范、犯了什么错误,李货郎安慰王老师的话是他认为在这个语境中最为关联的话。王老师从对方的信息意图“孩子们考砸了,说明教书这碗饭不好混”得出交际意图“对方认为自己是靠教书混饭吃的”,仅仅是一种认知假设,一种王老师认为的最有可能的或者说此时此刻最关联的假设。认知假设与语码有关,如李货郎使用的“教书这碗饭”和“混”会让对方联想到“教书不认真、混饭吃”,但不是逻辑上的必然关系。换一个语境,换一种心情,也许王老师会认同李货郎的看法,接受他的安慰。

人的认知倾向于最大程度地关联,这就保证了明示—推理—互明的交际模式。也就是说,话语的字面意义和言者的交际意图、听者接收到的信息和他对言者意图的假设对语境来说总是关联的,言语交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能成功的。但由于人的言语认知假设不是必然性推理,而是认知努力和认知效果的平衡,因此关联是一个程度问题。也就是说,话语的字面意义和言者的交际意图、听者接收到的信息和他对言者意图的假设不是绝对等值的,言语交际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交际失败不是谁的错误或责任,而是人与生俱来的认知特性决定的。

据此,我们把交际失败定义为: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一方或多方经过推理认定的、不符合交际者意图或预期的交际效果。

交际失败首先是交际者认定的交际效果,而不是研究者判定的交际效果。A问B“去超市怎么走”,B答“超市关门了”。如果A的本意就是去超市,B的回答就满足了A的预期,交际是成功的;而如果A的本意不是去超市,而是去超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则B的回答不符合A的预期,A自认为交际失败。

交际失败一定是推理模式的失败,而不是语码模式的错误。语码模式的错误会被推理模式忽略或修正,同一切人机对话中的输入性错误一样,不涉及语境和言者的交际意图的错误不会导致交际失败。如果一个人嘟嘟

囔囔说话不清,你会要求他把话说清,或通过其他方式弄清他的意思。同理,你在说话时发音错了或用词错了,你会自动更正,或者你不知道对方讲的是张三还是李四的时候,你会自然地去追问,以弄清指称对象。双方都不会认为这种情况是不符合自己预期的。比如:韦明:……前天,罗伯特教授到我们医学院过来了。乃川父:罗伯特?哪个罗伯特?韦明:就是乃川祖父在英国念书时的同学,现在他是世界著名的外科学权威。(话剧《留守女士》)

此外,交际失败应是交际者非蓄意造成的,说话人故意给听话人的理解造成困难,或听话人故意曲解说话人的意图都不能算作交际失败。前一种情况,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已不是想让听话人识别自己的交际意图,而是恰恰相反,是想通过听话人的不解来实现特定的交际效果。从某种角度上讲,这种情况下的不解正是交际成功的表现。后一种情况,当听话人故意曲解说话人话语的含意或意图时,听话人实际上已经理解了说话人的话语,只是出于自己的某种语用目的(如制造幽默、抵御侮辱、维护面子、打破僵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调和冲突、摆脱困境、避免不利后果等)而进行刻意曲解。这种情况下,说话人能够看出听话人是故意为之,因此不会认为此次交际是失败的。

交际失误和语用失误的概念更加突出错误。而无论是明示错误还是推理错误,都不一定导致交际失败。比如:胖寡妇:嗨,有情人终成眷属。做媒的哪里插得上话呢?他俩一见面就互相有意了。现在的孩子一来就整……怎么会这样呢?郑永八:什么这样?胖寡妇:抱在一起亲嘴呗。(话剧《没毛的狗》)又比如:老太太:他死了!舒乐:您开玩笑吧,前几天我还看见他在这里……老太太:死喽!俺老伴是死喽!留下一句话,就是让我来这里接他的班,说这地界车多事多……舒乐:(极大的震惊)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老太太:(没有理解舒乐的话)姑娘,七老八十的人了,什么事不可能呢?(话剧《情结》)

交际失误泛指言语交际中一切不符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的错误;语用失误指说话人自己认定的明示显意失误。

#### 参考文献

- 丹·斯珀波,迪埃珏,威尔逊,蒋严译. 关联:交际与认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何自然,冉永平. 新编语用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李淑宁. 由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看交际失误的原因[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11(1).
- 吕叔湘,丁声树.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 冉永平等. 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童 松. 从认知语境看语言交际失误[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8(8).
- 王福祥 吴汉樱. 英汉 - 汉英现代语言学词汇[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王岩星. 论交际失败[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09.
-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张春晖. 认知语境与交际失误[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4(1).
- 张明明. 论言语交际失误[D].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6.
- 张鹏蓉. 跨性别交际失误及应对策略探讨[J]. 外语学刊, 2009(6).
- 左 屹. 话语理解的认知过程与交际失误[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2006(6).
- Blum-Kulka, S., Olshtain, E. Too Many Words: Length of Utterance and Pragmatic Failure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6(8).
- Drew, P. "Open" Class Repair Initiators in Response to Sequential Sources of Troubles in Convers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7(28).
- Gumperz, J. J. *Discourse strategies*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Hornby, A. S.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 Kasper, G. Can Pragmatic Competence be Taught?.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Center, 1997. (又见: <http://wenku.baidu.com/view/6d4e432158fb770bf78a5503.html>)
-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1st edi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2nd edi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5.
- Schegloff, E. A., et al. The Preference for Self-correc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Repair in Conversation [J]. *Language*, 1977(53).
- Tannen, D. *That's not What I Meant! How Conversational Style Makes or Breaks Relationships* [M]. New York: Ballantine, 1987.
- Городецкий Б. Ю. Компьютер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языкового общения [A]. Оборина М. А.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ып. XXIV. Компьютер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С].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9.
- Гудман Б. А.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референта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ей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неудачи [A]. Оборина М. А.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ып. XXIV. Компьютер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С].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9.
- Ермакова О. Н. & Земская Е. А.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типологи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х неудач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диалога) [A]. Шмелев Д. Н.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 Королева М. А.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речевых автоматизмов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ечевых ошибок) [D].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Москва, 1989.
- Кузнецов С. А. Новейший 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Москва: Рипол-Норинт, 2008.
- Кънева Н. К. Интегр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к проблем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х неудач [D].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Тверь, 1999.
- Мартынова Е. М. Типология явлений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дискомфорта в ситуациях диалога [D].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Орел, 2000.
- Славова Л. Л. Типологія комунікативних невдач (на матеріалі сучасного англійського мовлення) [D].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Киев, 2000.